

外國「主子」大勢已去 反對派要選定前路

【議事論事】陳光南

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決定，第六屆香港特區立法會將繼續履職至少一年，解決因選舉押後而出現的「真空期」問題。儘管「抗爭派」強烈主張反對派議員林葛末未來一年的議會工作，甚至提出所謂的「總辭」，但反對派到了今天仍未決定去留。

但從最近幾天美國的態度，以及民主黨和公民黨的所謂元老極力主張重返立法會的動向來看，最後反對派仍然會厚着面皮重返議事廳。這是大形勢下的必然結果。最初，美國發動了英國、歐盟等全力干預香港國安法立法和實施，又是制裁，又是暫停引渡逃犯協議，又是以移民政策支援香港暴徒。美國以為用高壓措施，一定可以迫使中國退讓，讓香港繼續成為「顛覆基地」以及任由反對派奪權。

但是，中國的態度非常堅決，面對美國的高壓手段，就更加堅決落實香港國安法。香港警方8月10日以涉嫌違反國安法等罪名，拘捕黎智英等10人，讓美英勢力瞠目結舌，不知所措。

特朗普的選舉形勢相當不妙，他現在已經明白，繼續炒作「中國牌」、中美繼續角力對其選情絕對沒有好處。因為中美關係繼續轉差，美國股市會大幅度下跌，現在特朗普的主要選舉策略就是要確保美股繼續上升，讓美國的大財團和富裕階層在股市獲利，繼而支持他連任。所以，特朗普大談中國大幅度增加購買美國的農產品，希望爭取形勢不妙的十個搖擺州份，並且又說：「中國不希望我連任，他們希望拜登當選」，這些話講給誰聽？就是說給支

持他的右翼保守選民聽，說給股民聽。

美國對於黎智英被拘捕，反應很低調。僅僅是說：「香港在中國加強操控下永不會成功，全球金融中心將『玩完』」。黎智英獲准保釋後的講話，突然一百八十度轉彎，不再強調要求美國制裁香港，不再重複「只有行動才會令中國猶豫是否要加強這項『惡法』給我們」，突然改變方向說「我並不希望美國制裁香港」「美國對香港的最大支持，就是言論方面的支持」「現時是場長期鬥爭」「我哋唔可以去到太激烈，一激烈就有長期，做事謹慎少少、創意少少，甚至化整为零多啲，越和平就越能夠堅持，時間俵我哋呢邊，唔需要好激烈咁同佢哋『攞炒』」云云。黎智英所傳達的，正是美國老闆的意思。

唯一活路就是重返議會

特朗普現在才認識到，最近幾個月來對中國的一連串的高壓措施，不僅僅沒有使得中國屈服，恰恰相反，證明有關措施反而激起中國決心，採取更加周全的戰略性做法對美國進行反制。

美國媒體引述「官員和分析人士」的話，做出了一個很讓特朗普政府洩氣的判斷：「這些制裁『幾乎不會影響』北京推行香港國安法」。美國已經宣布制裁香港，不給予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結果是，只有百分之七的香港出口，提高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入口關稅。這對香港的打擊，相當輕微。美國最犀利的打擊手段，是不允許香港的銀行體系進行美元交

易，癱瘓香港的聯繫匯率。但是，美國財金官員以及美國的銀行都大力反對採用這種「害人不成，反害美國」的政策。若果不允許香港進行美元交易，影響很大，紐約、倫敦、香港、新加坡是美元的交易中心，削減了香港的美元交易，意味着有三分之一的交易量消失了。這些生意不會轉到紐約和倫敦，而是會轉化為以歐元、人民幣為交易手段，整個亞洲的貿易都不會採用美元交易了。這只會使得美元的結算貨幣地位急劇衰落。

中國正研究將人民幣數碼化，計劃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地區試行，通過區塊鏈科學技術，以數碼貨幣進行貿易和消費，通過5G手機作為支付平台。將來美國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國家、什麼企業和中國進行人民幣結算的交易。最不妙的情況就是，歐洲國家也希望加入這個貿易和結算的集團，和中國發展貿易。

香港反對派當然明白，美國老闆的勢頭不妙。香港的大局已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特別是香港國安法針對性打擊追隨美國搞「顏色革命」的人。反對派已認識到如果想留下來，一定不能做攪炒派，更不能做「顏色革命派」，更加不能收取美國的金錢。那麼，今後的唯一出路，就是想辦法活下去，活得長命一點。正因如此，他們扭扭捏捏一番之後，可能會由「民意調查機構」為他們開路，說離開立法會害處很多，如果沒有力量制衡建制派，就很可能通過許多惡法云云。他們將不會再提「基本法第23條是惡法」，因為一提出，他們以後就沒有參選的資格了。

資深評論員

「拒中抗共」勢力萎縮成必然

【政情觀察】楊堅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快全面深化，在如斯大背景下，香港必須同國家一起，共同抗疫，也共同應對美國加快加強對中國的全面遏制。

特區警方國安處在8月10日拘捕黎智英等10人，他們所涉嫌干犯的共同罪行是「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在客觀上，提醒香港社會，既要盡可能集中精力盡快控制疫情，又不能向美國制裁香港的霸凌行為示弱。眾所周知，黎智英是美方在香港的主要代理人之一。拘捕黎智英等人，痛在華盛頓某些人心頭。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等果然迅速跳出來指責中國執政黨、香港特區政府和警方。

然而，美國總統特朗普8月11日回應黎智英等人被捕的問題時，沒有重複蓬佩奧等人的陳詞濫調，而是承認美國在涉及香港的「一些特定立場上有點棘手」，因為，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特朗普是從地理角度承認這一點，一方面，有故意抹煞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之嫌；另一方面，則是道破了國際地緣政治本質。就後者而言，人們想起，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翌年，英國便為保住對香港的管治而在西方國家中率先承認新中國。就國際地緣政治而言，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堅定地表示，如果英方阻止雙方以談判來解決香港前途問題，那麼，中方將以自

己的方式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總之，沒有任何國家能夠把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沒有任何國家能夠阻止中國政府行使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

以上所說，是淺顯的道理。但是，香港的「拒中抗共」政治勢力不明白。他們一直以為抱緊了美國的大腿，在香港就能肆意妄為。他們需要補充必要的歷史和政治常識。從毛澤東、周恩來開始，新中國處理對外或涉外事務一直有大局觀。當年，毛澤東是從新中國對外戰略大局出發，確定與英國「先談判後建交的程序」，既貫徹向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方針，也有利用時機通過談判迫使英國在對國民黨態度問題、國民黨在香港遺留財產問題等方面做出進一步表態的意圖。

而今，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最高領導層，是從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大局出發，推進「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從5月下旬以來，香港社會對於中央一系列部署普遍感到驚訝，原因固然涉及多方面，但是，從觀察問題的角度看，顯然是缺乏大局觀。

相當一部分香港居民是堅守關於「一國兩制」的狹隘觀念，即：中央只能管香港的國防和外交。這種排斥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的觀念，所導致的一種後果，是信守這類觀念的香港居民把香港當成了一個「圍城」，而他們的眼界則是「坐井觀天」。

另外一些香港居民是堅守上世紀下半葉的國際政治觀，以為美英一直強逼中國，只要依靠美英，香港就能夠抗拒中央行使對香港的主權。這部分香港居民，在政治表現上分成兩類，一類是公開打出「拒中抗共」旗幟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一類散布香港社會各界甚至建制，以隱蔽方式支持「拒中抗共」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為什麼以社團或公司形式註冊的「拒中抗共」政治團體成員不多卻能在立法會地區直選中獲得多數票？為什麼某些政府機構人員在「黑色革命」暴亂期間故意刁難支持警方的商家？為什麼某些司法機構人員對「佔中」和「黑色革命」暴亂犯罪分子輕判？因為，隱蔽的「拒中抗共」分子與公開的「拒中抗共」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是一丘之貉。

他們共同的基本政治口號或內心訴求，是「結束一黨專政」和「真普選」。這是兩個相互關聯的政治口號和訴求，是欲在中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推行西方政治制度。今年以來，美國蓬佩奧之流把全面遏制中國的戰略，表現為集中攻擊中國執政黨，表明與中國共產黨勢不兩立。中央當然不可能讓其得逞。未來一年，全球抗疫必定與中美較量相交織。香港必須依靠國家支援抗疫，也必須同國家一起反擊美國對中國和香港的干擾和破壞。這樣的趨勢注定「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在香港必定萎縮，而且，將快速萎縮。

資深評論員

大公記者遭禁錮 記協去了哪裏？

【新聞背後】卓銘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上周五硬把記者說成是「國安」，可謂向全港市民示範什麼叫「身有屎」。

近來反對派先是四人參選立法會被DQ，再來是金主黎智英被捕，加上陷入「總辭」與否的兩難局面，士氣低落。或者正因如此，當日許智峯自以為抓到一個大好機會，可以抹黑中央和特區政府，藉機挑起風波，於是不問三七廿一，便糾眾包圍採訪車，上演「插水」鬧劇，妄圖鬧大事情，一洗反對派近日頹風。

但可惜的是，當許智峯得知車內人是記者，而不是其「朝思暮想」的「國安」時，才知道自己原來滿心歡喜地吃了詐糊。但許智峯又能怎麼辦呢？難道自己「吹雞」叫來這麼多人，然後說句「sorry，其實係一場誤會」嗎？那場面之尷尬可想而知。許智峯唯有死撐下去，於是又「插水」又認贖「警察放人」。

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許智峯以為每逢路上經過、看着他的人就是國安人員，疑神疑鬼程度已讓人嘆為觀止，其精神狀態也令人憂心。反過來說，要一個怎樣的人才會忽發奇想以為自己被國安人員跟蹤？難道不是因為許智峯做了什麼心虛的事？

再者，說到記者跟蹤這回事，如果《蘋果日報》認第二，恐怕沒人敢認第一。畢竟在香港創造「狗仔隊」文化的不是別人，正是反對派金主黎智英創辦的《蘋果》。如果許智峯不滿傳媒跟蹤這種行為，那他可以向黎智英反映一下，否則就變成只許周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了。但筆者也能理解，員工向老闆進言需要鼓起勇氣，這裏唯有先祝許議員好運。

至於一向自詡致力維護「新聞自由」的香港記者協會，繼續其對不同立場傳媒不公遭遇裝聾作啞的作風，記協不單未有為遭非法禁錮的行家主持公道，反而助紂為虐，要求被困《大公報》記者舉行什麼中外記者會接受所謂的提問。記協的言行不單是落井下石，更是「blame the victim」（責怪受害人）的行為了。

看來香港的新聞自由也像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莊》一樣，所有傳媒都享有新聞自由，但有些傳媒比其他傳媒更自由。只有涉及所謂「警暴」時，記協才會站出來為新聞自由兩脇插刀，「義不容辭」譴責政府與警方；但當有記者被反對派、示威者或暴徒暴力對待，新聞自由遭到粗暴踐踏時，那就是受害人的錯了，記協當然不必特地為這點小事發聲明。

我們可以從許智峯今次事件看到，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後，有些人惶惶不可終日，即使被兩個記者貼身追訪都可使其驚惶失措，難保這些人他日不會出現思覺失調，草木皆兵，最終自己嚇破膽。

香港國安法刺痛了美國

【有話要說】溫滔森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因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被捕。美國總統特朗普批評，黎智英被捕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又說他討厭看到正在香港這個亞洲金融中心發生的事情。他又宣稱，基於香港的自由，美國過往作出大力投資，但現時已經撤銷所有給予香港的優惠措施，香港將失去競爭力，而華盛頓將賺取更多金錢，成為得益者云云。

不諱言的說，特朗普對於黎智英被捕一事，感到可怕和厭惡，實在是意料中事，亦反證落實香港國安法的重要性。眾所周知，美國在香港回歸之後，一直資助和扶植反對派政客，意圖借他們的手搞亂香港。以國家民主基金會及其轄下的國際事務全國民主研究所（NDI）為例，它們打扮成非政府組織，資金來源實際上來自美國國會撥款，過去並曾多次資助香港的反對派組織。

去年區議會選舉後，NDI總裁米德偉及亞洲區主管南安德突然到港「訪問」，米德偉更公然表明支持暴徒，聲稱要繼續做「抗爭」背後強大的後台。近日媒體又揭發，美國駐港總領事史墨客跟公民黨主席梁家傑、黨魁楊岳橋會面約個半小時。上述種種，都是美國勾結反對派政客，意圖搞亂香港的鐵證。

至於黎智英被捕，則跟他藉着海外銀行戶口，資助所謂的「我要攞炒」團夥有關。該團夥最近已加入所謂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與十三國的反華議員聯手，要求各國採取更強硬對華政策。雖說香港國安法不溯及過往，但是該團夥的行動，並未在國安法實施後停止，根據國安法第29條：任何人請求外國或境外機構組織或者個人，要對香港和中國實施制裁，即屬觸犯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黎智英亦因此而被捕。

由此可見，特朗普對於黎智英被捕一事，感到害怕和厭惡，正是因為國安法堵塞了香港過往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漏洞，並使到美國扶植的鷹犬落網。至於美國過往在港投資，主因是有利可圖，以及美資一直借助香港，作為投資內地的橋樑，而不是什麼香港的自由。香港的自由人權、美國的利益亦沒有因香港國安法實施而受損。

事實上，美國近年來改變對華政策的原因，一是特朗普意圖藉着挑起美國國民的反華情緒，為了尋求連任鋪路；二是近年中國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不少技術發展，例如5G技術甚至比美國領先，所以美國為保其霸權地位，對華政策轉趨強硬。

是故，美國不再給予香港優惠措施，其實早已在他們改變對華政策的計劃之內，香港國安法實施只不過是藉口。至於特朗普宣稱，香港會因此失去競爭力，美國則會成為得益者之時，難道他會不知道，美國在過去十年，在香港賺取的貿易順差，是其全球貿易夥伴中最多，高達2970億美元乎？可見特朗普這番說話，不過是美國政客哄騙選民的慣常伎倆而已。

時事評論員

英國隨美起舞得不償失



【議論風生】葉建明

，如此的英國能夠從中得到什麼呢？

英國在香港利益很大，英國希望維護其在香港的經濟利益似乎無可厚非。目前，香港是英國全球第十二大貿易夥伴，在亞太區是僅次於內地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截至2017年，有630多家英國公司在港營商，其中120多家公司的地區總部設在香港。英國在香港的投資保守估計為330億英鎊，約佔英國對亞洲投資的35%。

但是，英國維護其利益或許找錯了辦法。以香港國安法來「做文章」，向中央和特區政府施壓，顯然捉錯用神。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對國家的責任，也是全世界任何國家和地區面臨的共同問題。過去20年，英國至少9次頒布和修訂涉國家安全類法律，為什麼英國可以有國安法，香港不能呢？

去年起爆發的黑暴，不僅影響經濟社會正常運行，同樣也影響香港的投資環境。滙豐銀行建築遭到暴徒破壞，滙豐總行門外一對銅獅被縱火，英國不可能不知道，英國政府對香港暴徒有譴責嗎？香港國安法出台，難道不是保護包括滙豐銀行這樣的英國企業在港的投資利

益嗎？保護這些企業的利益，難道不需要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與美國不同，英國文化更講求「務實」，在國際關係中英國最早用「實用主義」。美國針對香港，是要將香港作為棋子針對中國。這是美國保持霸主地位、阻撓中國快速發展的戰略考慮。而英國跟中國有根本性衝突嗎？無論是想像還是現實都沒有。英國剛脫歐，與世界最大的市場合作，符合英國利益，也符合英國當下的發展需要。英國首相約翰遜說，他不會簡單地把中國當敵人，也不是天生就要以中國為敵，還是要和中國作夥伴、與中國合作。

無論是在中國問題上，還是在香港特區問題上，英國隨美起舞都不是明智之舉。

回想香港開埠不久，衛生條件差，瘴氣流行。1843年5至11月瘟疫盛行，駐防英軍1526人中，有400人染病身亡；加上海盜猖獗。在港英國人一片哀鳴。當時31家英資商行聯名上書「殖民地大臣」，認為香港已經「無可當營」。但由於香港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以及那些英商捨不得已經投下的巨資，最終沒有撤退。香港這塊和氏璧終於大放異彩。

當年香港只不過是一塊沒有打磨的璞玉，而今天已經成為當世之寶。英國人要跟隨美國，放棄在香港的利益，恐怕是天方夜譚。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